

樸
學
齋
文
錄

樸學齋文錄目

卷一

遊秀山賦

五華宮井賦

寫韻軒圖賦

五色鳥賦

策問課興魯書院諸生

上大興朱相國牋

冀州重九登高啓

爲郭西林徵束脩啓

荅段若膺書

與徐直卿書

寄吳中諸友書

平遠州寄妹壻徐景唐書

與臧西成書

與臧西成論小爾雅書

寄諸從弟書

寄韓中丞書

荅舒鑣雲書

擬太常博士荅劉歆書

與陸祁生書

荅包慎伯書

與雷竹卿書

闕

與陳恭甫編脩書

與王伯申學士書

卷二

校正神異經十洲記序

讀書日程自序

論語鄭注序

經問自序

君徽遺詩序

小爾雅訓纂序

孟子劉注序

退密齋法書目錄序

帝王世紀集校序

續吳門畫舫錄序

鄒氏族譜序

綠窗吟艸序

大學古義說序

香草詞序

讀書叢錄序

日知錄後序

問禮堂書目序

崇百藥齋三集序

沈小宛詩古文序

竹鄰遺集序

吳嘉之詩序

阮侯亭詩序

防海輯要序

宦海漫吟序

姚石甫詩序

闕

卷三

族譜引

書鐘鼎字原後

書葉主事廬墓記後

書陸孝女自敘後

書亭林先生墓表後

漢學今文古文攷

泰泰山刻石殘字攷

葬法論

文錄目

二

井田封建學校論

淮雠私議

駁鑄大錢議

集道齋銘

學海堂銘

奉直呂君像贊

文學王君像贊

先母遺墨記

飛雲巖圖記

富貴長樂舫記

呂氏清明上冢經費記

旌德縣脩節孝祠記

旌德朱氏祠堂記

階州知州汪君逸事後記

昇勤直神道碑銘

李岳泉文學墓表

卷四

中書舍人蔣君墓志銘

雲南候補府經歷曹君墓

志銘

金山縣訓導王君筠觴墓

志銘

朝議大夫劉君墓志銘

從叔父曉巖先生墓志銘

闕

彭朗峯墓志銘

闕

瘞鸚鵡銘

亾友臧君誄

弟三妹君徽哀辭

阮彬叔哀辭

袁氏姑家傳

方龍興家傳

莊葆琛先生行狀

先府君行述

亾妻顧氏行實

祭弟四妹文

祭徐侍郎文

祭輶筠尚書文

弔谷朗碑文

游秀山賦

樸學齋叢錄

長洲卷

秀山在臨安府通海縣城外奇秀著於寰宇
少居東南見東南多水而有名之水必有汪洋浩博之
勢茲游西南見西南多山而有名之山必有非常奇偉
之觀而昔人興詠或不及前世紀載或不道豈非以所
立異奧其路幽迴故邪吾省親斯邑得覽奇勝流連茲
山竟僻荒徼必摘藻於翰紙庶靈異於人間

青山峩峩壁立萬仞周遭千重天步步而殊色雲朝朝
而變容既透迤兮遠岫復崢兀兮前峯由江岷而道脈
勢起伏而潛通分鷄尾之精氣鬱秀山之葱蘢有萬里
之游士至斯邑而息輦乍行役而得暇適登樓而開顏

喜屢屢之在日期奮足而躋攀煙將斷而復起鶴初放
而未還神已往於卽境身遂陟乎斯山爾乃周覽林麓
徘徊巖壑泉響幽澗苔應深谷風動高樹山花徐落扶
筇杖躡煙屨步嶄巖之紆迴渡危橋之畧約登最高而
絕青冥曠一世而成寥廓爰有崇基昔構高臨絕頂穹
隆傑閣宋寥清景倚櫺檻而眺遠挹滄波於無影俯彈
丸而下視若方罫之脩整城依山而百家田帶湖而十
頃景歷歷以可繪日依依而彌永片雲初駐天風未冷
於是攝裳襪窮奇境子規孤嘯於隔樹猓獨嘯於幽
巖蒼松挺秀於崇阿綠蘿垂藻於古井觀夫山茶殊種
芻閒鬱鬱奇出劒外秀甲滇中

滇中茶壩甲天下森藹
秀山茶壩甲滇中

盈丈照爛成叢春日方麗春山盡紅枝枝浥露葉葉當

風如美人之獨笑悵空山之乍逢詎傾國之難得薄燕

支之木工溥覽靡盡陵緬未已見脩竹之在望識茅廬

之甚邇弔皇孫於往葉棄天下而此止悵繁華之易歇

忽銷亾於海水貌暫瘠而志枯瞻遺像而能似搜破壁

之殘字宜可備於野史

相傳明惠崇出亾嘗至此山今茅廬中尚有遺象及題壁詩

於是樵歌莫聞山容益清歎岑峯而瑰瑋僻荒陬而不

名感千秋於一旦獨憑弔而愁并乃爲之歌曰山之神

秀兮昆池之陽仙人所居兮虎豹遁藏爰寄冥搜兮誰

聞谷音爲之俛仰兮銷我愁心乃有古柏亭亭千尺閱

歷風霜流連過客

有古柏一樹最高云是數百年物

又爲之歌曰風蕭

文錄一

二

蕭兮在樹閒天次寥兮雲自還此無情兮數百年尋太
虛兮空漫漫

五華宮井賦

五華山下廢寺故逆藩遺宮也中有舊井泉水甘冽井
關雕鐫爲龍鳳形今墻壞艸生此寺亦廢余過之慨然
爲賦曰

轆轤未轉寒泉渟井泥初涿涓涓聽露桃臨檻宮花笑
初日照梁晨夢醒於是銅龍乍歇玉漏纔停朝初興而
聞汲水不波而鑑形綆雖脩而恩短泉未濁而心清繁
華有時歇夕殿飛秋螢素綆已斷絕鏡檻空瓏玲棲鳥
夜夜井梁上銀牀已失莓苔長昔日容華向井汲應有
寶釵墜泉響寶釵一墜容華歇井上梧桐井邊葉五華
山上雲欲飛六詔城中樹相接

寫韻軒圖賦

寫韻軒者王鍊夫先生墨琴曹夫人所居之室也當夫
九門洞启肩摩轂爭一塵相和味且雞鳴忘塵海而如
夢與冰壺而共清異凡俗之儔儷抗古昔而邁征王孫
未歸芳草之堂重至仙人不死寫韻之軒以成迨乎德
公爲鹿門之遊伯通有皋橋之寄相與偕來請從此逝
守數畝與半弓已經年而厯歲墨染雲飛琴清月麗鳳
皇璇幃芝蘭玉砌非宛洛之舊游結江湖之深契移家
輕范蠡之名拔宅是淮南之例洲名蓼子高蹤則杳苑
號鴻城芳塵又紹當靈思之往來雜仙心於微眇非山
川之可限與雲煙而同埽縱橫縑素寂寞陵陬寫空中

之樓閣記閨裏之春秋已披圖而發詠遂下筆而未休
乃爲歌曰鯀溪水三尺蛇門樹幾重中有仙人宅亦名
崎士宮啟宮尺宅亦寄爾千載迢迢得爾美彩鸞唐詠
作煙飛但願斯圖傳不已

原缺

策問課興魯書院諸生

問定時成歲見於堯典則日躔朔數上古分而不合堯
置閏月而後歲年可通三正始立故閏之造字王居門
中閏月所以明王政能暢厥愷日短星昴不合月令
而置閏之理建丑之制悉生於此後人專以歲差求之
能解其惑歟左氏三言足槩閏法歸餘於終韋昭以餘
爲餘分終爲閏月而近人解終爲一歲之終以爲閏有
二術其誤安在古人置閏但論月無中氣新法尤視合
朔後先則有月內雖無中氣而實非閏月者古人中氣
爲重故合朔或卻在月前或過在二日春秋日食有不
在一日者所以就中氣非日官之失也凡此數端皆古

今置閏之要信而儒者或未及詳諸生情思有年宜究

斯義試言所聞以備采擇嘉慶十八年癸酉歲京師於

十分合朔於是日寅初二刻一分為霜降九月中霜降

在合朔前旬是九月之晦也十九日甲戌初三日初一

日壬辰申初三刻一分合朔二日癸巳丑初二刻十三

月多雨三月中是中氣在合朔後上月無申氣閏月之

間春賦出於魯史故七畧以史記入春秋家太史公稱

夏殷為帝法取春秋褚氏不通厥愆傳會增益能辨其

妄歟其本紀表書列傳之名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

滑稽日者之目有因有勑其義何取史之有志典章禮

樂於是可稽後之史家或不作志其意安在漢有黨錮

宋有道學姦言批政國命所關史立兩名同茲深意或

於道學之篇任情毀議能知其非歟且述而不作聖人所比整齊世傳良史是崇是史家以述古爲貴不以標新爲美而後人以此訾遷劣固適自形其鄙淺能祛其惑歟丙部異同難終其物畧舉其與經相通者以對問惟金三品貢於揚荆孔傳以金銀銅爲三品康成以銅三色爲三品古者又以錫爲銀以鉛爲錫能辨其說歟漢有錢官長丞唐宋有鑄錢監並卽山鑄錢能考其制歟唐時如商州河中揚州饒州信州並有銅穴鉛坑因置監立冶近代以來則采自滇黔邊地雖盈虛由於地利而利害順於人情豈坑冶有傷於種植邊荒足供乎搜采歟宋代鑄錢之額十倍於唐而出銅鉛之額數

十倍於唐乃不數十年而錢法敝壞始鑄鍊錢終行楮幣豈有司侈言地產而不知盛衰米粟人可致力而猶懼其取盈銅鉛地之自然豈能責以成數則流極之弊果由定額歟夫銅鉛爲錢法之本所以裕國用通民財絕奸慝廣地員者固有在也試畧陳所得焉

上大興朱相國牋

丙寅

伏維相國朝讀百篇日宣三德本曹侯之清靜政府常
藉陳魏相之陰陽明堂日奏進言不及於纖悉示大臣
之風說士不惜於齒牙作後生之氣朝廷倚賴海內祝
公況翔鳳著錄十年遠遊萬里雖違口講每結心旌慙
自駭離騷經涼燠驅馬過晉鄭之地揚舲溯江漢之流
又取道梓柯發舟枉渚旬畱片刻問訊多方臨河冀見
決隄而流民無警沿江向爲盜藪而外戶相安皆由長
吏之得人足慰嚴廊之注意惟上江棚民頗聞騷動頻
年以來歲收豐稔吏治肅清究茲致變之由皆出并兼
之戶圖唐室均田之法或稍贍貧民脩宋人保甲之規

或漸消姦宄此匪草茅之宜及當爲論道之所先翔鳳
夙荷提攜尙慚卑賤隔中原之徒侶作邊徼之旅人雖
願慰趨庭而學同鄉壁每思贈別之篇殊有投荒之意
維於晨昏之暇攷訂前編小足則五卷初成趙注則七
篇思補祇以業勵蕘心效駑駘而十駕學成耕研慰知
己之一人爰泐蕪牋敬陳鄙悃

冀州重九日登高啓

夫秋氣懷慄眺遠足以興懷遊情鬱紆登高因而能賦
信都之國東北之野鴻雁一來木葉已脫問辟陽之阜
曾無菊叢望薄落之津徒有沙積令序已至曷以言歡
凡在茲土亦多同好或羈宦而未達或薄遊而已劬然
輓跡之聚誠非偶爾其可不觴斝敘心謳吟合志乎今
約重九日集於試院之雙柏軒黃花在手白衣毋送醪
酤酒之錢人各二百有題餽之興或賦一篇如有同情
請與斯集

爲郭西林徵東脩啓

蓋境內有東脩之間同門有秉粟之遺誼且急於友朋
分況兼乎師弟郭君西林砥行膠庠領徒家衡擬其餘
論半卽騫騰望彼後塵已多變化君則志未衰於用世
而家久苦於無田又嘗卻暮夜之金忍盜泉之水立身
旣峻餬口宜艱僕職在師儒意求倫品光已增夫壇坫
欲繼焚膏敬詎止夫門閭代憂執爨凡相勵以道義當
各通其有無用申雅意於素心更致鄙言於高足望分
薄少咸展殷勤雖寒士共賴乎筆耕而先生不傷乎義
取庶盡在三之事奚同受萬之譏鑒此惓惓毋嫌瑣瑣

荅段若膺大令書

昨奉手教具審萬福中丞於某未嘗見知辱荷見推俾助萬一齒牙非素姓氏不達將分筆札之費以償賃春之直宜其意之中更也然中丞之所爲非翔鳳所願望蓋自莫正於六經說莫詳於前疏冲遠所述猶存漢晉之遺學叔明之疏徒爲唐人之勦說至經分十三亦非古制如準經之體則二戴同爲禮類按子之例則孟子別入儒家邵武僞書奚容校勘揆之鄙臆易經三禮以及三傳宜兼賈孔徐楊之疏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祇列漢魏晉唐之注則業不徒勞學皆準古今旣不然其弊一也

孝經疏尚存元行冲之舊亦可存也

且君子之傳詞繁者深其情誼

顯者略其說存其本根則剛其枝葉而後功倍於前人
事益於來學觀諸正義複詞重言秦延說書見譏前哲
章句爲小字畫益微如天脫爲大人別作八其誤大顯
奚俟引申而編纂諸生概加標識儻采芻蕘舉其總要
削劂既省卷表易臧旣不能行其弊二也夫古文多段
藉之字故文省於小篆經典盛通行之體則例別於汝
南所以偏旁隨形點畫任便要能不謬於文理亦可無
俟乎正定乃於飢饉之殊義亨亨之別說一卷之中多
詳此辨旣不明乎段藉復何益乎通經其弊三也舍此
三弊乃有二要蓋六經雖炳故訓則隱苟宗馬鄭易逐
逐於章句不窺漢唐徒冥冥於元理學失統紀遂成支

離有志之士立理兩漢之遺業追羣師之緒論則唐賢
正義實爲階梯前書雖佚徵引略具順文之繁宜從乎
刊落同異旣見乃得而參合標厥門類去其複重集爲
一編題曰要義就掇拾而已足皆實事而求是其要一
也庖言日出大道多岐師儒代興心思益變自近世之
學者始漸異乎鑿室故一朝之論宜合聖言積久之疑
多成後定然按彼衆家亦滋門戶綜其述作幾衍篋笥
集前人之菁英亦後死之深責董生有言尊其所聞則
高明矣考其駭鷄之文如聽一堂之議可以據今而驗
古覩指而知歸其要二也翔鳳學慚乎觀海志切於負
山事耕養以有年思汗青而無日旁徨古今徒慨然自

廢而已閤下學追前賢識開來者中丞之推服自非一日亦當道以有用之學無爲恐泥之談蓋風尚所趣自乎在位故公孫入相而儒雅遂興子孟不學而俗流易進今之當路通經致用固不乏人至於中丞良未易覲如失精氣於估畢誤諸生以句讀斷斷之言雖聞於耳其於大義亦已遠矣翔鳳在弟子之列而事先王之業居賤者之位而論君子之失誠自儕於闕黨望見采於匠門區區之私言多未盡

與徐直卿書

與足下別忽忽三旬溯江西來貧病相偪舟中絕糧加以嘔血寒颼時至波濤大驚古岸維艫每數晨夕舟師挽舟日未一舍茲仲冬之初抵皖子之國趨庭之程計未及半離羣之況積而逾深知子念我宜復同之耳復憶前月勞勞載塗所業之事都未及竟刻尸倭書重文錯畫往往而有悉委足下加以校讐敘錄不就並祈終事史記孟荀傳言楚有尸子長廬漢書藝文志以尸子爲魯人計尸子在孟荀之後魯爲楚所滅故史記以爲楚人後漢宦者傳注以爲尸子晉人也晉與魯形近而誤矣尸子之學昔居雜家求其意旨略似孫卿孫卿遊

楚最久故尸子得其學而述之蓋其立義時或大道正
以詞出周人書非假偽可以考究故訓證覈前典時時
得實未可廢矣弟逢窗寂寥徒有卷軸足以紬繹將溯
江漢源流易驗据其分合脈絡自明擬識游蹤繫諸子
舉區區之願未知酬否至於此行愈寡投契苟乘風便
引領教言翔鳳頓首 癸亥

寄吳中諸友書

去冬擬別寒暑已遷停雲在空結思無盡伏想諸兄或
嘗許鄭之書或奮曹劉之筆經濟則謀於里巷文章則
著有專家每懷奪席之風增我離羣之歎翔鳳省侍玉
屏更無容況以下邑之荒涼值輶車之絡繹節鉞一至
雞犬皆驚人而盜形狼餐鷹搏供帳不及責言交集無
日不至無人不然求之於今事上接下以此爲能則飾
俳優以章服付走卒以待篆即可附計吏居上考又何
必建論事功深談氣節乎自值艱虞適消遠志憶松鞠
之園猶存四壁尋漢唐之業非無萬卷故人念我東望
長吟但願置半頃於城南卽當效古人之耕養

甲子

平遠州寄妹婿徐景唐書

庚午

徐廷英回署接到手書並涼席風魚醃筍諸物此聞氣
候入夏甚涼毵毵方御桃笙矣施惟庖廚不豐口腹良
儉嘗此風味益念家人古人戒行路之詩必珍重於餐
食者良有以也汪綱叔於月初東歸足下當更無悞因
念茲邑城闐蕭瑟衣冠齒立談之人孰能起予但可
裹足謝此還往以婦子爲樂以文史爲娛則寂寞之中
求自得之致是亦可矣翔鳳隨侍官所已更兩月大暑
忽屆一陰已生官寺水清空庭雨漬月來況味略可覩
陳聽事之右方池十尺中多文鱗躍洲之思靜觀可得
山在屋後委蛇曲徑遂登高峯危亭立巔怪木成麓可

以曠遠目而摠幽懷挹層雲而發奇思繙四卷之志乘
尋百年之題字一州形勝已萃於斯祇以危石屢屢久
供鬼瞰深林蕪穢向出狐蹤雖裳襪之欲褰畏荆榛之
未去人少屋多蒼鼠晝竄墻低樹老題鵠雨鳴樂異山
中愁聽異域況衰親五十憔悴應官錢數則困於催科
案牘則勞於訊刺晨昏之際顏色尠歡爲子之心奚能
自慰且篋中檢盡稽古無功窗外雲停懷人有詠長吉
之錦囊旣破正平之刺字已磨七尺自憐八口分散一
官未就半畝荒蕪進退誠難俯仰滋愧足下情則弟昆
誼運骨肉同患難於天未銷英華於人事惟望相與摩
厲策此長涂毋使因循以荒日月幸甚五月廿一日

與臧西成書

連日讀足下所造文皆學問之所流而性情之自發有不得已於言何暇論於格律之間也與阮侍郎書反覆於儒林傳事仁人孝子之心有可念者然鄙意以諸經博士廢卽不得有儒林儒林者守一師之言以教授弟子傳家法之毋墜故生則官以博士歿則傳以儒林若會通眾家自闢蹊徑議論足以開世務著作可以緯萬物者卽不以儒林囿之如遷之於孟荀固之於賈董劉楊蔚宗之於康成賈逵是也今之博士非古之博士則儒林之傳又烏能以稱蕭山毛奇齡與閩學爲難侮嫚異詬其言糞土聞且入於儒林則儒林又何足爲美乎

足下之文僕將次第而錄之於此感觸不能無發言焉
走書相證未知以爲然否翔鳳再拜

庸拜白惠書言儒林博士所見極精到鄙意猶未能免
俗耳石渠先生至言何必以傳儒林方爲經生猶自好
者不屑入鄉賢祠也弟則爲秉筆者惜之燕文承獎譽
不暇爲文一語真知己之言庸再拜

與歐西成論小爾雅書

經義雜記謂王肅竄易毛傳以駁鄭學肅之欺世臯素已立誠有若先正所言者然康成推闡內學以變師說亦有明徵安可盡委爲肅改乎就小雅而論知正鵠之訓在鄭君前絕無畫布棧皮之別而戴東原以難小雅已不免貽譏於目睫況與小雅合者毛氏而外如鄭仲師馬季長亦閒有之豈皆肅改以難鄭乎說文解字徵引余正非止一科涼薄之文合若符契足下以爲別是一書更同武闔且物字緩字及秉筥異訓獨有康成合於小雅烏暗爲駁鄭之書但此篇本出孔叢不免有王氏之私定以其竄改毛傳之技竄改小雅誠所不難弟

於疏證略一發明茲當以足下廣我者增入則其是否亦可瞭然以疑全書又已過當昔顧亭林譏說文閭潛邱薄古韻學之萌芽老師宿儒每加忽略況小雅者在漢代則爲俗學在今日則爲小書玉林先生在康熙閒焯知孔叢之僞僉人言正旣多牽引良吏決獄未免株連平反之功正在今日夏侯建勝之從子其傳尙書各名一家小同康成之孫也具注孝經卽立異說卽康成注書前後自變非徒一事而足下必以墨守爲君子以片言爲定論愚竊以爲過矣耑此奉復望有以教之則幸甚

寄諸從弟書

十年一見未申手足之情旬口遠征彌作胸懷之惡北
想諸弟侍奉安康平居多豫開戶誦唐虞之作窗靜几
明開軒臨褚薛之書筆精墨妙以視舟車道長山澤饒
賔有榮悴之不同亦憂懼之名異已兄暮春之始卽紙
豫章以翰墨爲因緣聊能遣病借雲山爲寄託大有遙
情雖此一身遠離鄉墓輒思羣季共振門庭所望擇善
而交當企於所未及寫書而讀毋盡於所不知滔滔者
春秋寂寂者草木勉勉者難限其所到忽忽者莫知其
所終中心藏之今以相告謂爲可采尙其聽余臨風溯
懷各望珍重

寄韓中丞書

去歲在淮上曾泐寸楮附天津齊孝廉帶呈亮邀觀察
春夏以來伏維台候萬福是頌前讀來示以粵東洋面
既已肅清而內地居民頗兼稂莠具見重臣碩畫股然
憂民之至意翔鳳每見弭盜之說必曰保甲竊謂編審
之法著有成規實心而行非無近效然周防朝憚劫盜
久聞卓舉備治西野竄伏盜鑄私鹽伺閒卽行以防之
者有餘而化之者不足也橫目兩足皆有天性飢寒迫
之走險何擇使家有百畝之業人有一廛之愛其孰不
樂爲良善乎近歸江南微驗吏治如安徽鳳臺李令興
治水利兩年以來鳳臺之地尺寸可耕貧戶墾荒咸以

自給江蘇儀徵屠令戶授機杼官敘績訪工女十指足
瞻數人此二令者又皆能以保甲之法以幾其奸邪而
知其勤惰是以兩邑之治絕非恒比竊聞粵東瀕海之
郡多滯苴澤接嶺之邑荒爲山藪人悉游手易生姦心
地有餘利反孰非已教以生藉責實在官而州牧縣令
豈無肫摯之質敦敏之才或者東縛於簿書期會之閒
頓蹶於送迎交替之事經術無用幹濟爲虛國家用人
良可惻惜伏念閣下至公率屬激揚吏道所以成就材
質保全善類者甚至廉明之聲溢於道路

九重之所倚昇遐海之所仰望故敢言所目睹之效想
亦長者之所樂聞也朔風特走十年今歲返里長物無

有壁立爲歟而邱壘蕪穢祐主無依尤可沈痛嚴父久
宦梓柯公私竭蹶翔鳳欲遠涉觀省則墟墓難顧欲歸
而課耕則南畝已盡不得已就江西布政父執陳公之
招於三月七日始來豫章雖安現有地而望雲興懷每
一念至靡能寢食自上書屢屏方恨荒落處此困迫何
敢自傷收欲散之魂魄補未誦之文史一鐙熒然道爾
自得況復布政憐其窮徐厚意沈摯羈旅無戚德意自
能所可寄慰獨有此耳同歲黃君聞在幕府其近狀當
佳增此致問肅候鈞祺伏希垂鑒不宣

荅舒鏡雲書

仲春虛舟席閒一別冉冉已歷四時一江東西千里勞
結前見嘉禾王君敬詢近狀知山陰之棹興盡已返言
念客中負米匪易長此抑塞其何以堪頃得手教藉悉
窮眉著書與會不減並示移家烏鵲橋畔與寒家埽橋
相去里許若翔鳳翥游得歸而先生尙未出門其爲歡
會定非恒比無如貧賤去家日遠或者造物阻其蹤迹
通其遐思使詞章之林不致寂寂耳翔鳳自來洪州喪
足息影布政司廨爲明甯王藩府屏翰二字尙存婁妃
手蹟秋園數弓荒草一尺其中散步尋唐子畏伴任被
髮之地爲之生感若勝王閣之簾棟百花洲之亭榭未

始矚目何論吟眺鄙人本無勝情此亦良得也家君尙
權平遠州事近有家信知精神如舊官累差少可以報
慰惟適繆氏妹春閒以難產頓殞其命前得嫖壻札有
棄官南歸之說骨肉之痛既不可言而索米之況亦殊
可念矣荆鳳連蹇世事惻然終歲惟於誦讀不敢遂廢
握筆爲文殊懼率爾每見儉文詞者輒畧涂於疏注富
華采者多託迹於酣宴遂致師傳之義以皮傳而益微
操觚之家求心聲而日遠能不浩歎思有以變之乎翔
鳳與先生旣飄零四方二三同志升沈不一抱此願而
竟其業者究未識託之何人也王松先生書至云子筠
身爲債帥仲瞿寄食寥落起而振之則無其人虎坊花

月之會宜南風雪之夕歌呼在耳惘恍疑夢舊雨一散
停雲萬重如何悵悵因風布復並問興居諸希亮醫十
月初九日翔鳳頓首

闕大常博士荅劉歆書

昔孝武皇帝表章六經而置博士俾各守其家法以相授受誠以去聖日遠將有曲學虛造變亂是非以疑觀聽也如伏生尚書二十八篇帝王之事已備孔子雖爲百篇之序或虛存其目或并合其文條列明白子夏之言書有七觀莫逾於此近聞得多十六篇亦微文碎詞而已禮經十七篇五常之道包括靡遺不必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也春秋先師之說得孔子竊取之議左氏所傳其文則史烏睹春秋之法乎三代歲月謂之疑年春秋歲名未有定測聞君頗離合古文以自就其林術世有明者難使盡信且國家有大事采博士議務存大體

斷事決疑以經合權也何用張皇眾說馳騁浮詞以炫
朝廷哉先帝怒博士陵師法者蓋防其流也若顧欲迴
以相從毋乃非先帝之意乎

與陸祁生書

昨展手翰暨續刻詞一卷託遙情於古怨追前脩爲詞
音念自離索生於憂患方深歲月之感而動江湖之思
故語雖殊方言同一致鄙人之作偶爾寄懷其協音聲
況乎矩則然頗辨其流別求其本原蓋歌詞之始必生
於情情之所鍾由於惻怛倫常之大交際之廣以及動
植之觸感時序之流連罔不索之沈冥寄乎遙遠故詠
其詞者分轍於鬱陶論其世者別涂於深淺張氏之學
挾詞之原曩之作者境有未到而追其負絕之理遂有
至當之歸亦猶竊取之義反過魯史之文苟詭避前事
妄生掎摭致使絕學貽譏淺人可爲太息近代以來倚

聲不絕然多未能升堂入室者正坐思短不足引申耳
要之此事解者日稀問之涂人轉益詫怪願與足下尋
千載之寂寂聽一世之悠悠藏之中心自爲杼柚也

荅包慎伯書

一別將兩年切劘之話言激厲之至意靜中環復輒恨
索居前者賜械具審萬福并得季懷兄遺書尤動哲人
之感毛詩爲古文家言可從以求左傳周禮未亂之舊
禮徵之作已畧得端緒誠爲津梁然近來風氣又卽空
疏如涇旌而邑慕學之地弟亦不敢高論駭俗惟擇其
文行高潔者商畧持身涉世之故爲學不致是今非古
而已沽名市美非意所存幸此間人士不沒於聲色貨
利畏法令慎取與心清目爽灼知鄙人坦白無他腸遂
肯相暱就何常能舉其職有益於人尊兄愛我之深望
我之切偶采道路之言以成飾借之美弟去泰州已八

年矣儻向彼中寒士一詢弟之爲人恐未必不同此日之議論也江淮之間惟利是趨惟勢是慕貴賤愚智同爲一談鄙心以此厭薄衣冠稍近游讌然入其中者若墜若溺如夢如醉弟曾如是乎至於口語之興亦由遠引之故是非雖在人得失仍在己昔遭謫病尙有餘痛今之虛聲轉慚於中念昔先人毋負師友則始終勿失耳仲虞學者過從多益小宛相隔百餘里時通書問晨星是歟皓首爲期遂意切而情摯從此天末益可悲矣弟卽日遵路七月底當過金陵計可握手先此布意並候起居不旣

原缺

與陳恭甫編脩書

據景十三王傳魯恭王治宮室壞壁得書在景帝初而
藝文志言武帝末蒧福天漢後孔安國家獻古文而更
追述前事非季世之誤七略記武帝末民間獻大誓正
是一時一事緣古文但較今文多大誓一篇故云爾也
大著證今文無大誓而有序確不可移謂古文有大誓
乃由後孱入疑未審矣馬氏謂大誓後得卽謂古文出
於今文之後鄭氏云民間得大誓猶謂古文不立學但
行民間也非古今文書之外別出大誓也大著云孔氏
古文果有大誓別錄七略何以獨歸之武帝末民間而
無一語及孔壁書然別錄已明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

於壁內獻之此正指壞宅得書不得云無一語及孔壁也其云武帝末者亦指獻書時與藝文志同有謂宣帝本始中得太誓者此傳訛之說別錄又云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蓋伏生無大誓全文而大傳述之秦漢學者多能傳其說故婁敬董仲舒並引之今足下又攷其在周書甚明是以古文初出屋壁唯大誓一篇易讀其餘十六篇迺絕無師說故劉歆書云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別云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也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案西漢古文不立學官安國仍爲今文博士時又未獻古文但以

和授兒寬史記儒林傳兒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

寬受今文書於歐陽和伯又以授歐陽生之子故歐陽

經三十二卷漢志正呂寬呂所受於安國之大誓三篇

錄入也別錄與歆書所云博士讀大誓卽指歐陽博士

大小夏侯之學出於張生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古文故

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漢志與伏生所傳同與歐陽異

此三家卷數皆并序記之唯歐陽經多大誓三篇大著

謂大小夏侯亦有大誓恐無顯證耳大著精傳膏肓多

起茲錄副奉還而區區獻疑有此數事如蒙采擇而教

之則幸甚

與王伯申學士書

鄙意謂書今古文之異卽在大誓一篇前與恭甫書已言之頗自喜其說昨已呈政矣尋繹尊著謂今文廿九篇有大誓而無序而以向歆父子大誓後得之說爲傳聞之談謹案藝文志云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又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則子政雖不傳尙書學而其篇目必素所究審藝文志以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爲大文歐陽經三汲古閣本誤作二十二卷爲旁注此七略之舊明著二十九卷爲伏生傳授之元本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也錄入也藝文志又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

經文則三家篇第孰多孰少孰存孰佚皆以目驗不得有傳聞之誤況別錄云民間獻大誓卽指壞壁得書云博士讀說之卽指歐陽博士與篇第時事靡不符合若論衡宣帝時得大誓正是傳聞之誤耳唯漢書儒林傳言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別數書序則廿九篇有大誓此班固在東漢時大誓已非全文故總爲一篇以合於廿八篇也尙書正義亦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釋文序錄云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皆以大誓爲一篇不與向歆所校本同矣玉海引鄭康成尙書大傳序云生指伏生沒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

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則大傳之作在伏生之後
如歐陽以大誓入今文經所謂彌縫其闕是已六誓
觀義之文又何必非後人所纂乎史記孔子世家言贊
易序書執文志又言書之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
夏下迄嬴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孔子作書序言之者鑒
鑒非毛詩序可比毛詩序乃毛氏一家之序齊魯韓則
別有序序與傳一人之作故不爲序作傳而書序則必
不然如書序云遂踐奄作成王政音義引大傳云踐藉
也詩豳風正義亦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此
傳釋序踐奄之文也序又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
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作亳始尙書大傳亦有周

公葬畢之文此釋毫姑序也大傳既釋序則莚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正并序數之唯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似不數序要是脫畫一當作二況莚文之卷數與大誓後得之言同出於劉向信此而疑彼未見其然也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衆此以四七宿當廿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繫括廿八篇猶斗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論衡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案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大誓在尙書中故并數爲廿九與前斗四七宿又別爲一說自不同也昨聞

尊信以今文如殷唐顧命康王之誥不分篇何歐陽錄
大誓獨分篇爲難案殷唐等不分篇此今文之家法大
誓分篇自是古文之家法錄大誓者所以補今文之闕
仍分篇者不亂亂今文之真此傳經之大要也竊謂孔
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廿八篇可以明刪書之旨故
大傳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
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
治堯典可以觀美皆就廿八篇之文餘更不及六誓疑
當作五
舊歐陽家
改爲六大傳記孔子之言卽七十子所傳之大義知
治尙書者可無待於外矣反覆來說欲附和而有所
附和者豈私心蔽固不能及此乎意君子之論或有所

絕乎臨紙疑備俟教不宜翔鳳頓首

接前手書極承匡救朋友切切受益何窮拙著不信向
前頗嫌武斷欲依竹垞說以序當廿九篇之一則又多
所抵牾無已則姑仍孔冲遠爲史總之之說以俟將來
細考或亦不知蓋闕之義乎引之頓首

校正神異經十洲記序

樸學齋文錄二長洲來翔鳳

按漢書東方朔傳燕客難非有先生論云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祿屏風殿上柏柱等樂視賦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宏偕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注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又按漢書藝文志雜家東方朔二十篇列傳所著篇題尙不足二十之數則十洲記神異經安知不在此二十篇之內東漢服子慎經學大儒其解左傳亦引檮杌之名酈氏注水經實事求是而河水一篇卽引崑崙之事是所流傳足多徵信然爲域外之論易滋當世之

疑如炎洲記火浣布魏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
著之典論及明帝時西域獻焉刊滅此論爲天下笑則
以其所見疑其所聞者猶未得託於好學深思者也戰
國時鄒子言大九州今其書不傳由不切於用此亦舍
方內而從方外若去其父子兄弟而求於鬼神之不可
知豈足言當務爲急哉故班氏所謂奇言怪語正斥此
二篇恐學者曼義至於無所歸心亦有爲而言也然後
世所出釋道之書其依託假設難可搜索若此固近古
所述非同無稽儒者讀山海經亦怪其荒誕然極絕域
以窮水地皆有迹可驗則兩書體類其紀載實相近矣
余生十有八年身常處於專室而心且馳乎萬里復以

氣力薄弱間神仙選舉輒慕於心乃借書參校錄爲一
補脫之云爾

讀書日程自序

丙辰

翔鳳入歲入小學大人授以章句數年之間九經並能成誦十三以後不獲隨侍遠違過庭年小氣浮紛心外
或問之所記不無忘軼去年之冬從役來滇中多棄日
又恐自茲以後南北東西靡所底止弱冠已至當殊童
子恐以吾身失墜家學夜枕不寐作而自思不知汗之
流於背也昔宋程氏作讀書分年日程謂人數歲卽宜
力學分年講誦三十而學有成又邵子云二十之後三
十之前窮經暮史晝子夜集若程所云年已長矣時已
去矣雖欲爲之將無及矣若邵所云則其時也非宜自
力與夫人於天地閒若浮雲之於飄風草木之於嚴霜

也孜孜自首未有殊異而自立者倖堅於金石自暴者
同滅於雲煙形質共付久暫各別望古人而匪遙感歲
月之若駛中人以上誦讀之徒可不困勉乎

論語鄭注後序

翔鳳既次所集鄭注論語爲二卷其經文有注則繫之無則缺異文可互證則增焉敘其後曰嘗念五代以來經師道微訓詁時絕拘學則陋徒見尺咫僞學則私又恐見破以故里巷鄉壁耳聾俗師之瞽說估畢章句口昧先儒之遺義一二好古實事求是之士俛仰驚籍感慨係焉余覽宋深甯安之集易注遂有事於斯編解聖人之微言尋康成之墜緒張侯有可正之讀則校以齊古傳注有不易之訓則采自包周若哀而不傷揖讓升下時與箋詩復多同異知兩通之並存亦散文而互見也然考其裴次離全書則已遠存十一於千百凡精言

眇議往往可尋其涂蓋廣至於故實龐加旁證殆有數
端如老彭二人之殊泰伯三讓之事雅言有正音之訓
朱張有侏張之讀過位本曲禮之文及門爲仕進之路
命席可數難終其物爲之考校蓋已卓絕矣又若束脩
卽童子摯私朝非季氏家緼之爲絮于之訓往字沿譌
於亥系說譏取於賣驢當其未明家各聚訟爲之疏通
因而易曉蓋嘗泛觀書林從事鄭注頗有其人然其指
拓羣籍多取疑似如大夫死葬之禮誤自家語孔子圖
事之文當爲逸論或者貪多引爲鄭注則又加以區別
爲之裁省集解一書訂自平叔前代國學刊行自久今
有好奇之人宗海外之異文畧成均之所矧日本義疏

增益語助去此取彼率改正經茲正其例皆從監本文
或稍勝注於旁行凡此數條推求亦審時爲參證之辭
畧增引申之說至於穿鑿前典傳會私臆學卽未到斯
蔽歟矣夫自今言學去古日遠缺非一經之注存無數
卷之書遺文可搜故訓是式章句詎微乃云破碎凡厥
有心繙羅放失當同此懷遂於論語陳其義例權輿斯
編將及羣籍是則區區之願其能有鑒之者乎嘉慶壬
戌七月宋翔鳳記

經問自序

夫六經定而異端絕傳注出而聖學明故子雲有言大
哉天地之爲萬物廓五經之爲眾說邪潛夫有言聖人
者天之口賢人者聖之譯自羣言淆亂離合萬端大道
泯沒積疑滋生後之學者求道德之統紀識治亂之條
貫苟舍六藝之文殆靡窺乎戶牖二子所稱其指遠哉
蓋炎劉以後幾數千載上自王公迄於韋布東脩服習
白首無期師儒或局於章句承學則拘於門戶又時有
鄉壁虛造之說庸妄憑臆之談雜出乎其間紛爭空軫
疑論無歸焉按經者常也恒久而不已終古而不變謂
之曰常故聖人之言曰微言傳記所述曰大義微者至

微無不入也大者至大無不包也原其體類皆號爲經
是則象數之說無非易也古文今文無非書也齊魯韓
毛無非詩也公羊穀梁左氏無非春秋也儀禮經傳雖
出於一涂而其指意所周遍可以盡法制之變決人事
之紀要而論之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該大義所著非一
端足覓古人一經立數博士學者講貫每廣異義則深
悟此理也慨自闕散之後學少家法笑古人之因循喜
晚出之新義小則訓詁不涉於爾雅大則性命或岐爲
二學以末師之口耳斷前聖之法制據野人之胸臆議
先王之禮樂誣聖亂經悖義失例未有踰此者矣然六
經之在當世若恒星之麗天日月之成歲推步雖失不

亂於運行言天雖殊無傷於躔次後儒相習於冥冥之
論古人固有其昭昭之理玩經文存大體則庶幾已若
覃思所到微言匪遠博觀之頃大義有獲余之經問所
由作焉志學之年九經畢誦未知臧否章句略辨揚舲
三編驅馬六詔羸滕履屨卷軸未去過庭之餘勉以問
學念欲矗立條例以存大體適有殊方學者邊隅好事
子雲之書未出臨碩之難已生復有東南大師蠶中講
學示我疑問導我更端王弼疑經奚止七事虞翻證鄭
豈徒一書釋平日之所聞應君子之下問翱翔三載成
茲一編竊於諸經大通其條例細別其訓故詳論家法
刊落卮言自謂近之然有非所當問而荅者學之淺深

隨其器而與也有言不能詳而止者見之廣狹不能不有所俟也大指則推本於漢學博采於近儒而決之於吾心不敢徒用其私臆者也夫斷流之潢雖深不雨而易涸濫觴之源雖狹愈遠而漸廣何則有本者然也然其源則一其流實繁支分派別疏自小水則巨浸之功易奏而眾流之源乃賸蓋道德統紀治亂條貫六藝之本也門戶別立師傳互異又其枝流也循乎陳迹以求一是祛其謬妄乃得歸趣是則可以合異爲同由末反本也苟枝流之未分必羣疑之弗去成後學之各是非前聖之發憤彼不能知殊涂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者是烏得附通經之士乎今茲之夏編次所獲得二十卷題

爲經問大懼賢者疏其幾陋然三成之臺非蹇步之易
登僭巽之儲亦貧者之自足遂條分而節解期于慮之
一得取長棄短乃在君子壬戌秋七月旣望序

君嶺遺詩序

女子善文自古有之蓋無塵容之外樂有深思之獨至
其遠也靜其志也專苟充閨闈之所業將蹤往昔而並
駕何徒誦詠之足異若世俗之云然哉第三妹君嶺偕
妹愛書從兄間話十年不出六藝通曉聞事篇什每就
焚棄嘗告其姊曰此學吟耳詎可出故所存者少年僅
十九與時葵謝塵網封戶遺詩在篋余爲錄之誦而揮
涕焉吾先孺人善教諸女謂不讀書斯不明理乃令徧
習書史俾通古今既知大體至於作詩未嘗有命謂作
詩者必細縕而有所結憤慨而有所發而後情深而文
明言近而旨遠於古作者乃可庶幾苟處順竟輒寧聲

律非詠風雲便感月露此何異乎膏面悅容齟齬作笑
未有益乎人事爲女子之所羞也君徽性旣婉約慈母
見背痛纏於心哭泣疏食足不踰戶病雖在體猶侍大
人圍棊夜深未嘗言憊彼中心之所藏或不語於同室
其念母而傷疾於數篇乎悉見斯國有爲而作非不病
而呻吟矣君徽旣奉母教明大義舉止端重友愛慈仁
似宜多福而天其年以死噫大雷之書嗟懷於令暉蘭
臺所缺有待於惠班是期厚業於千載固視篇什爲餘
事曩共相勸妹尤欣然余卽有志而未逮已邈來者之
足俟天天吾妹之年殆將沮余之學撫乎此篇能無痛
哉

小爾雅訓纂序

敘曰嘗攷七略有小爾雅一篇蓋爾雅之流別經學之餘裔也說詩者毛氏說禮者鄭仲師氏馬季長氏往往合焉晉李軌作小爾雅畧解傳於唐世書並單行故隋唐諸志並著李軌解而不著撰小爾雅者名氏顏注漢書此亦蓋闕蓋是書出西京之初儒者相傳以求佔畢之正名輔奇觚之絕誼則其來已古矣迭更五季茲書遂佚晚晉之人僞造孔叢嘗刺取以入其書宋人寫館閣書者又就孔叢以錄出之當代書目遂題爲孔鮒所撰而李軌之解不傳則唐以前之元本不可復見今既采自僞書定多竄亂根株粗究涇渭易明若夫條分縷

析舉此證彼兩藥諸儒門戶不隔焉可不知其同異者
斯雅故乎今之爲康成學者恒謗譏此書以爲不合鄭
君同乎俗說然還按詩禮乃鄭君之改易古文非小爾
雅之倂違經義據其後以疑其前明者之所不取也漢
之經師咸有家法唯有小學義在博通就今所傳楊子
雲劉成國張稚讓諸家之作多資旁采勉獲所宗比之
墨守殆有殊涂至於此書則依循古文罕見凌雜纒括
以就源流合一故中壘之錄蘭臺之志入於孝經一家
而不從小學之例斯其足以貴寶者矣余少識故訓略
求津逮見此書之傳獨遭厚誣趨庭黔中君多暇日疏
通證明遂未敢後爰閱編削二時之久五卷之說甫能

草荆乃陳其旨趣以爲敘云嘉慶十二年正月

孟子劉注序

隋書經籍志孟子十四卷趙岐注孟子七卷鄭元注又孟子七卷劉熙注按趙氏於孟子有注有章指文繁故篇分上下爲十四卷鄭劉注並不傳唐人注書時引劉說援而錄之以證趙君史言趙岐逃難四方賦迹複壁旣無諮問復眇遊覽故其著書往往疏陋就所存劉君南河牛山諸注考其地形並勝於趙岐在星紀見臧君庸於京師共論孟子事實確然定先梁後齊之說按之劉注亦同斯旨讀劉君所纂釋名其於訓詁天文輿地之學靡不綜涉則孟子之注當亦博學精思而成之如其亾佚尤可惜已劉君字成國見世說新語蜀志許慈

傳云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蓋劉君之學正出於鄭而
以授慈則此注之作或者原本於鄭氏故其家法爲最
正云又許慈傳云建安中與許靖俱自交州入蜀吳志
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又薛綜傳避地交
州從劉熙學冊府元龜六百五卷云劉熙安南太守按
唐調露中始改交趾郡爲安南都護府蓋劉君在漢時
官交趾郡太守故慈在交州得師事之後之淺人以唐
地名妄改其官不可不考定也

退密齋法書目錄敘

右故貢士彭君遺墨君楷隸端重筆札素好始學平原
升堂入室晚近太傅形神兩似少中鄉選壯謝廳仕裏
足城府至於晚衰既無綺羅絲竹之好復遠交遊聲氣
之習所以養性而自娛者惟此翰墨之間也則其致力
奚有不至乎夫士或善書每思炫俗長篇短軸以爲羔
雁題名紀勝恒在牆壁故千世乞賞先求姦媚率爾之
作多軼槩策君生長世祿孤潔自許心無外馳日與古
會以經傳爲大義之所在梵書爲密諦之所存凡齊心
而冥寫實連篇而累牘至於泛濫詞章旁皇雜藝申紙
落墨運以全力故所存之書未有不動中法則可爲楷

模者也吾母莊孺人實君之姑子兩家有連幾及六世
既接衡宇夙見貞範今從君少子蘊璨許得以悉展遺
墨則君生平脩重自好斷斷不苟者若恍然復覲其人
矣蘊璨既築次爲退密齋遺墨將付刻石屬余排類迺
敘所聞以告來者君名希韓字守約晚號退密居士長
洲縣人也嘉慶十七年四月同邑外生宋翔鳳記

帝王世紀集存序

隋書經籍志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起三皇盡漢魏
自唐以後亡矣今由舊書略加搜采粗分卷帙校定其
文燦然可誦敍曰太史公稱尙書載堯以來而百家言
黃帝其文不雅馴意以唐虞以前恍忽窅冥言之眇實
然孔子贊易嘗言庖犧神農更推黃帝以上而周官內
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雖或取中古爲可信何嘗棄鴻荒
而不談哉皇甫士安出自西晉代邇秦漢九流未泯士
謐牛首下訖當塗蓋亦本宜聖之成典復內史之遺則
遠追經契附會恆滋揆於載筆足資多識考此書之出
唐宋以來多有崇尚覈其所載亦受指摘是非一端余

致意再三辨其枉曲東晉尙書偽跡大顯世紀之內輒引其文謂作偽之由發於皇甫今考世紀夏商二代引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按校文誼上下不屬又時日曷喪之義上同於伏生罪在朕躬之禱事符於呂墨較於梅書違異絕甚北史劉炫傳言炫偽造連山易而世紀亦引連山之文凡此諸科大抵屏入夫方士惑主且藏牛腹之書私家賂行尙定蘭臺之字而況寫諸家策習於口耳者乎太沖練都蔚然可傳元晏同時猶假名爲序而況異世之人邈若河漢作偽之術不嫌徑庭者乎試以此書校乎史記子長氏取才六經綜覈傳記其目約而添士安氏旁推必緯鉤探九流其義博而正怪異之

錄不經之談爾家之書俱無斯累削茲青撿錄彼散亡
亦其宜矣其紀都邑明帝王之興廢在德匪險紀墾田
民數明盛衰之故關乎聚散田治則民聚年凶而不饑
田荒則民散國危而難立謀治國者當攷求於茲至於
漢之帝后各有名字馬班所無竊疑魏晉之間別有相
沿之說泥土安之時稍近於古卽得異於傳聞無以明
其穿鑿後儒有譏未敢遽同也嘉慶十七年四月宋翔
鳳記

續吳門畫舫錄序

夫水土有靡靡之音則聽之者不去胸中有鬱鬱之意則遺之者良難韻篁程氏跡半天下抑塞已久以爲中吳之遊足以蕩魂銷志遺窮忘老適有傳吳門畫舫錄者文酒縱橫之態風雨狼藉之懷雖言窮一隅而事臻萬族似我無俚亦爲撫掌韻篁則曰是錄之作猶未究也吾子有聞盍觀所續乎因出卷帙流覽數周擬摹掇袂人益乎舊編佩蘭折芳情深於二筆庶幾發茲逸興引我遙思者焉蒙嘗謂煙花之記勝事所爲流極琵琶之篇淪落因而生感繫余與子同爲羈人轉徙異地非無花月之夕歌舞之歡至於酒半猶且悲吟心動太息

坐歎況復覽此尤繫鄉國掩卷不能以遽終而旨趣已
通乎作者言有所不能已遂攬筆以敘之矣觀筆墨
吳門重譚舊遊蘭舟桂楫斯人猶在酒酣之後言念故
人有寄疏江湖顚顚獨往者亦當爲之不歡也壬申九
月長洲宋翔鳳記

鄒氏族譜序

余以壬申歲至南昌與鄒君樂盦同客節廨欽其議論
開豁情性磊落非流俗之比久而熟其族系知故爲餘
姚君姓謬居南昌者三世至樂盦有七子將益蕃衍因
其先人所遺編次譜牒而屬余序之謹紫鄧名世姓氏
辨證云宋正考父後食采鄒邑支孫遂以爲氏其地本
春秋邾子之國後爲魯所并以封其大夫魯國鄒縣是
也余謂此言非也邾之爲鄒戰國尙存魯封大夫其言
已惑正考父後爲叔梁紇食邑於鄒其字不同牽合爲
一穿鑿滋甚凡其所言姓氏之原大抵如此難可依據
考國語言曹姓騶莒騶正通鄒國策史記於忌衍更諸

人書鄒與騶互異是鄒爲曹姓本春秋邾婁之國其後以國爲氏非有二出也鄒氏自周秦以來代有聞者要皆本於一姓而世次不可考今餘姚鄒氏之譜則始唐刺史名師道十世至浩有名於宋浩幼弟之子始居餘姚十七世至學柱由明萬歷進士官至左布政爲樂盦分友祖由學柱五世至肅官隴州同知卒官歸途葬於南昌占戶籍焉樂盦爲同知君之孫能守其家風出餘技爲名法之學遊大府幕且四十年人多言其每治一獄成一獄離合操縱不差毫釐而以忠厚之意行乎其間故年逾六十視聽如少年子孫眾多讀書仕宦相繼則天所以報之者正未有艾矣古文論語云里仁爲美

宅不處仁焉得知因歎君子以慎所居爲貴也南州之地土風淳樸俗尙纖嗇而務本業居其地者無能以淫蕩其心則仁厚之風孝弟之行可以久而勿漓所謂安田宅而長子孫者庶幾在此乎因爲序以廣樂盦之意復述余之所聞者以徵其世之將大云

綠窗吟艸序

綠窗吟草者女弟琴史之所爲詩也妹名靜儀琴史其
字年二十四適吳江計茂先二十七而沒遺一子亦天
蓋其生平所遺畱者獨此數篇而已琴史幼侍二親遊
宦滇中大抵山川跋涉干戈旅寓之時居多旣嫁之後
井自作苦推燥就溼所嘗皆艱辛憔悴之境故取唐人
詩意以自名其稿焉余以丙辰歲至滇中妹琴史年十
七妹君徽年十三兩人俱能編讀篋中書琴史性剛果
而君徽婉約君徽於事尅可否而琴史多不當其意琴
史豈別有所參結而然者耶已而相繼夭其年命余先
爲君徽編遺詩君徽之詩則規模古人而未就者也茲

又錄琴史之詩則勵出其性情涉獵之一隅而其言未
長者也其聰明志趣未始壹用於詩若當世所謂閨閣
之秀者故所得勵是然誦讀之力與向往之勤雖男子
之志學者有不能及乃使摧折而無所傳是則可爲太
息而余嘗內之痛猶其後焉者矣茂先悼亡後卽寄此
卷於縣中謂余當有以敘之乃握筆悲來開卷輒廢八
年於茲歲在大梁復與茂先同客長沙遂略書其意以
示茂先卽以序琴史之詩庶幾抒余情於萬一也嘉慶
十八年八月

大學古義說序

謹按大學爲禮記四十九篇之一篇首尾完具脈絡貫通無經傳之可分無闕亡之可補惟其古義日湮師傳漸失衆家之說轉卽歧殊一卷之書幾同圖帝伏讀

欽定三禮義疏於禮記大學悉依古本鄭注孔疏備錄全文謂其羽翼之功可垂於世禩將使編摩之士得溯其源流仰見

高宗純皇帝

臨制稱決

精一淵深逮漢學之津梁同此條分而節解並宋儒之壇席斯爲輔弱而扶微凡聽發揮同形踴躍翔鳳年尋

故藉時間前修考明堂在大學之中盛德著月令之記
文辭具備制度章明且立學以取人爲基取人以好惡
爲大物格之事爲效驗誠意之學員治平成考諸古文
以求實是微言大義觸類旁通無庸雜采不根之談依
附後來之議可以得性命之理推治亂之原成大學古
義說二篇其分聽訟以下爲一篇則用孔氏正義所分
章段蓋六代諸儒相傳之本亦二漢以來不易之義也
翔鳳屢偕計車未能一得竊祿橫舍行已三年欲使諸
生略通古學繹官書而尋遺緒粗殊壁造之文際
盛世而附通經聊備危言之一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
長洲宋翔鳳記於泰州學官之舍

香草詞序

余弱冠後始遊京師就故編脩張先生受古今文法先生於學皆有源流至於填詞自得宗旨其於古人之詞必緹幽鑿險求義理之所安若討河源於積石之上若推經度於辰極之表其自爲詞也必窮比興之體類宅章句於情性蓋聖於詞者也還而自念方粗疎其心眩瞶其境不敢以鄙倍之未化輕涉藩籬也後聞爲歌詩以示工部汪君小竹汪君亦工詞因爲余言凡情與事委折揜塞於五七字詩不能盡見者詞能短長以陳之抑揚以究之蓋窮居則氣鬱氣鬱則志衰志衰而慮亂慮亂而詞碎而能歸之節轡之微道以聲音之變各使

就理靡不開暢又能包含蘊蓄不盡其聲俾皆平其氣以和其疾是以填詞之道補詩境之窮亦風會之所必至也又於白下遇教諭丁君若士以爲余詩時與詞近躍躍欲爲猶未敢也數年以來困於小官事多不偶既不能骀馱以合流俗又不能枯槁以就山林不平之鳴託之笑傲一往之致消以沈湎略曲謹而思棄視齷齪而誰與於是行事之間動遭蹇難論議所及叢聒譏故人舊游或相告絕幸爲太平之人不撓羅網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古之窮士撫榛莽以興歎送回波而欲泣考吾所遇一皆備焉非假涂於填詞莫遂際其變究因本師友相益之議求諸唐宋諸賢之作補

義選詞審音問律萬未得一下筆不休春無關於飛鳥
秋無關於候蟲有感於氣而不自知有動於中而不自
覺也念以頑闇動多感慨然承舊德之餘而闇達人之
論輕薄之行素鄙於中懷妙喻所觸每寄於卽事使以
漣洎之蘭勺媿沅湘之蘭芷取屠沽之面目合伶簞之
形迹其事若出於一條其趣自睽乎千里識沈淪之可
悲諒疎狂之有託是在存其篇章辨其意旨矣乃編定
舊作爲香艸詞二卷期斂散越之意約以宛轉之言挹
之靡盡而畱其有餘庶幾掉臂憂患之中遊鞅塵埃之
外苟得之於微眇非小慧之及知則願與同志之士由
其聲律精乎神理離合之際更有萬端也道光元年六

月廿六日

讀書叢錄序

夫讀書之士能見著述者近世以來兩浙爲盛南雷苞其萌芽西河暢其枝葉曝書廊其條流鮎埼埋其闕略然腐靡不化則聲音尙乖義訓失故則附會易集依乎六經匪堂室之碩彥搜乎四部亦循涂之先覺蓋披榛去蕪則事半功倍從事於後於以日興如臨海洪氏之書因是而有作也余與洪君有相思之雅頃會合海濱過從遂密盡見所業以聲音文字爲之根柢古人心思制作皆可推見而讀書叢錄一編尤其菁華薈萃條列明白者也以今日遠於古匪古無以證今然習一方之語言持鄉壁之論議則九流有山川之隔六藝在百世

之上今君爲讀書之法悉究諸聲之本深明假借之用
紛綸斷闕有推交通千古絕續語於一堂因綜其所言
錄之以筆神明其法極乎無窮誠能辨其源流自非陳
其糟魄今之賢哲如嘉定錢君高郵王君兩家著書皆
不爲荒遠惟求實是君既耳聞其說心折其言悼擿埴
之冥行冀火傳於薪盡則是錄之成事未可緩余素結
斯願而氣質漸薄精華欲竭茫茫卽涂徒有浩歎以君
之年過余一紀而脩業不息研求益銳此天之所與於
君方厚古文未墜意在後來若當世之知否誠不與於

崑山顧氏日知錄後序

崑山顧君以故國遺獻爲

本朝逸民家傳其書庶幾不朽人間其議遂以無惑如
日知錄三十二卷其尤章明者也當明末造綱紀不張
黜陟無序時之人士率爲空疏以博利祿學問之道蕩
焉將泯惟君尋六藝之根柢識往古之是非歷九州之
平險明生民之利病不立門戶不求名聲有超然遺世
之迹成卓爾不羣之書故能濬灌不竭獨立千載蒙幼
摩斯編常不去手知於古人通之以心不徒以迹宏綱
具舉條目畢張凡其探求之故皆闕措施之端至於一
話一言小物小數無不足以引伸臻其極致如五經取

士三涂用人除口耳之陋破科第之習聖人復起已不易其言凡可以進經筵備前席者不徒一端也故其名則攷之於古其實則用之於今去蕪雜之累息紛爭之氣秀水朱氏蕭山毛氏所不及也實事求是語有歸宿脩身踐行詞無迂遠中州孫氏二山李氏有未逮也灼知偽書而不暢言欲存其理以治天下則閻氏之疏證尙多事也綜覽水地究其源流足迹所到明其分合則胡氏之錐指猶墟徇也推聲音之道知方言之本搜羅前文發明古韻意爲部居暗合許學今之學者日益明備周秦遺籍讀之易通然其範圍莫加所議知豪傑之興無所待也後之著書者或立異於前人或求知於沒

世曰就曰及時合時離故愛者增其美憎者糾其違君
之所言如不得已江河之所浸灌潰決者非咎日月之
所照燭掩蝕者何眚崑山顧君其人是也朝益暮習不
爲岐趙幼學壯行知所自立推而上之孟荀賈董將以
齊驅仲任而下語難同日貫乎九家者流超乎儒林之
上日知錄一書是也蒙之所言聞者必有以爲太過然
百世之下或能取諸

問禮堂所著書目序

夫學茂者其言辨思深者其義周是以通經之彥必有
行遠之文使所學但涉於口耳則成書不達於里巷此
必然之理也江都汪先生託迹戶牖而馳聲江淮年僅
五十而事足千載蓋述學六卷行世最早則儀徵少保
阮公感哲人之云亾恐絕業之將墜先以著錄播諸藝
林其時賢嗣孟慈戶部方在羈州能讀父書迨乎強壯
盡得家策錄述學故書八卷以明禮錄春秋述義四篇
以尊左氏皆舉其大端以通其細目其餘各書次第就
理經史百子六書小學脈絡條貫區別分明而其鬱積
之氣發爲綿融之音則文筆之所存復踳輟於前古最

其篇第爲問禮堂書目一卷是先生之人所以不死者
實有賢子傳其紀緒也翔鳳往返京洛交際時流輒慨
士夫恒廢正學外示寂寞之名中蹈揣摩之習絕古文
爲艱深飾一己之固陋則功利之士羣焉附之今孟慈
以服官之暇好古友賢名聲卓然志趣方遠如吾鄉惠
氏累世相繼當無不及或可過之幸附觀摩之末益深
仰止之情俾淺慮之自失知不朽者在此則前哲之功
被於來葉無待鄙詞爲之揚闡也道光六年五月

陸祁孫崇百藥齋三集序

賜湖陸子猷其甲申以來四年之詩爲崇百藥齋第三
集令詩說同卷長洲宋翔鳳爲次第其目而序之曰陸
子年過知命名困外吏鬱鬱多病時時傷心有難割之
思歲無方之別故經以山川緯以離合見其淺也挹之
則深見其遠也推之則遠所謂不得已之言尤足以傳
也前者兩集之成合數十年之作旣已鍛鍊章句切磨
人之慷慨無濟於事業是皆肆奇懷而不返摘藻累而
流若夫忠厚惻怛明其本原沈憂懔懔推其極至此
固平昔之蘊積偶寄託於詞章爾茲以方滯常調仍爲

旅遊挈累皖水卒業方志廉使岳公旣皖玩其舊集復
瀏覽夫新篇爲付剞劂使人快觀陸子乃更商其去留
因致往復風雲之氣欲斂冰雪之懷斯結然而緣情不
嫌綺靡者則以過時之境合當前之事總千慮於一愛
靈萬端於片言此騷客以歲晚而惜眾芳詩人以道遠
而增雜俎理有限制故和而不流義有歸宿故擇而尤
雅詠歎之不足引申於無窮蓋積差池於去日願馳驅
於末路攬采蕪穢潤沃焦枯形之於言斯亦悲矣吾與
陸子金石論交道里相憶人涉卑否時詠於摻法謀適
不困常縈於貽策各在岐路同此早衰日月不居篇牘
進積歸日茂矣又奚益乎是既周其詩要當見乎用然

又思詩所爲作一篇之中不怠乎已不怠乎人者皆以
寬靖之願空有所蓄而疾痛之故思有以達豈其日暮
途遠而徒爲無慘不平陸子雖以拓落猶非棄置將可
措施則廉使爲續布其詩蓋亦深知其志力之所在而
并爲抑塞者發其情也茲因爲之序而并志其願焉道
光八年三月

沈小宛詩古文序

夫風會屢變則賢傑應其時身世既屯則詞章據其積
所道不絕振古如茲乾隆中葉操觚之家厭薄單行之
作遠求屬詞之體則叔山稚存甘亭諸君力追八代上
窺二京而吾友沈君文起以博聞強識立之基以探賸
索隱造其極當伏迹於里閭已蜚聲於壇坫迨十上不
行千里負米閔燕齊之殊俗尋漢唐之舊墟發彼幽情
盪我奇氣作爲詩文積有卷軸凡幼學堂集若干卷天
祿石渠之彥心驚夫藻采載筆紀言之人汗流於絕塵
乃涇鬱抑塞流蕩奔走年近知命甫就一官而又置於
寂寞之鄉莫施華實之用斯世所歎況乎同人然君則

好學不倦脩業不息朝齋夕鹽晨抄冥寫縱橫上下有
皇周浹氣衰而志壯身卑而道尊於左氏春秋班范二
史昌黎一集旣已補訓詁之缺遺合篇策之同異自昔
以來所望洋而向若一室之內能溯流而窮源根深者
葉茂膏沃者光遠迹一寄於詞翰得盡窺乎性情又總
其詩文以續前集觀其所成可以掩往昔就其所到可
以空流輩顧屢書抵余所言益遜若以索居爲可感傷
會面之難久蓋落落數子忽忽百年宜研席之相接乃
山川以間之以此言悲斯益悲矣且事過易忘者勢利
之交也至老彌篤者道義之友也棲遲零落之久蹤迹
日益異離合往復之餘志趣日益同雖曠世可以相感

豈並時而無勞結至於通聲氣務標榜世俗之態莫中
機辟精一之思成其杼柚而區區所蓄亦不覺其自策
也轉念所歷與君略同而躁競未釋鬱陶予思千緒萬
端一唱三歎以君之隨遇而安不改其樂窮高極深以
自命專心壹志於古人則斯道所寄復誰讓哉而遇合
之故又不足言矣君以前後之集向無序之者以余相
交最久而知心有素使陳其大略如此然終未得乎萬
一也道光八年七月六日

竹鄰遺集序

夫文章之道有賦畀於天者有切磨於人者然有邁俗
超世之士大抵天勝加以明師益友之助而事理遂浹
和嘉種之得地故易植而早成則吾先友金君朗甫可
以當之矣吾與君爲同門友又同舉鄉試會於京師皆
書逾冠學問相勵也事業相許也連襪接席抵掌抵足
商明風雨自秋涉冬余則偃偃淙淙徑意無歸宿君既落
落今古各見根柢富以潤寔苑以蔭枯攻錯之益豈徒
它山周旋半載余以憂歸君以書來唁自後不相聞君
旋入翰林不數月歿於邸中爲永決者二十七年其間
一見君之仲兄禮部知其兩子俱成立又道君未沒時

觸感人事傷歎友道拳拳之誼繫於鄙人聽斯言也於
邑累日焉君以歟人籍於泉唐少承世父槃齋先生之
遺學而又受業於吾師皋文先生使蓄積而發立施諸
政事舉措利病其教誨又當獨立門徑往過來續是以
不幸之歟爲舉世而發之端緒咸在非私言也蓋其沒
也業多未竟孤子讓恩搜羅戢香排類編纂得賦十一
篇雜體文十二篇騷情選理漢醇晉肆扶幽闇而生光
明精志慮而忘藻采其所託者高則所言者長也又得
頌詞二十首則能神明師說求其本原知歌詩之變極
納情志於微眇必滌蕩乎凡響乃深造乎絕境雖其叢
殘之作而皆有端緒可理凡最爲竹鄰遺集一卷竹鄰

則君之自號也昔與君同居見其奮筆疾書風發泉湧
千波萬瀾爲之心懍而意疑今緝其遺文爬梳脈理按
覆尺度分寸無失骨節承露則又爲之神凝氣定悄然
而長懷以余後死於君而如所成就有沒齒而莫至所
謂限於天付而又奔走無暇卒盡人力則自悲其生有
過於悲君之死者矣余道經休甯借居縣齋去君之里
一舍而近遂爲友以應其孤之請然但略識離合死生
之陳迹與交遊論議之素志若於君之生平未足盡其
一端也

吳嘉之詩序

癸巳

余外家在常州少壯時往來其間凡言訓故詞章之士
無不與交而所學無不相合乃數十年零落過半存者
亦未易得見念之時時而悲時序流易人事變遷有無
可如何者乃今在山西得交吳子嘉之則又躍然以喜
嘉之籍江南亦常產也論其誼則有連論相識而相聞
者亦十五六年何以言至是乃得交也往昔邂逅在京
師窮人中略救親故迨相往還常不值俱客江上則有
傳其詩三五篇心識爲豔才實未審其底蘊也余今頗
顛逆旅而嘉之適來需次相慰相勉意氣乃接遂知其
爲人磊落去緣飾又遍讀其歌詩知其所遭之境每殷

殷於骨肉友朋之合離與山川土俗之同異而一出以沈潛之思繇渺之響大者不夸纖者不佻始信今之爲詩人如嘉之固未可一二數也夫處貧賤時欲得一當以去饑寒之厄則不能不勞心於揣摩而有用之學姑置之及仕宦而從政又無非遷就迎合掩飾彌縫之是工反謂文章學問足以廢政事乃視率面諛言宜吏治之不如古民風之不能變當嘉之衣食奔走未嘗稍墮其志趣今且治民將盡以其和平風雅之音被之質朴淳良之俗可以雍容成風一洗餘習所當爲斯地斯民望之者也余之來遊困而將歸可謂無所合矣得交嘉之則固可喜也故敘其詩以志之

阮侯亭詩序

夫文之與筆一而已矣蓋無韻者爲筆發明學業敷陳
政事自廟堂以周四裔其原出百篇之書爲在上者言
之也有韻者爲文道達情性隱約諷諭自草野以布宮
庭其原出三百篇之詩爲在下者言之也而其歸則皆
有所關係必見其根柢故曰一而已矣今仕宦爲縣令
其在下者乎則有民人社稷之寄禮樂刑罰之用如古
小國之君焉其在上者乎則有監臨督察科條拘迫時
效奔走惟恐隕越不過一吏之職焉然今之儒生釋褐
以後半就是官遂困於簿書期會以強其所不能習於
應對捷給以忘其所固有有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不學儆

幸者借以日文多聞淹洽者又以自諱於乎是不驅一代之儒生相率爲當時之俗吏而望風俗轉移安可得哉吾友阮君戾亭以名進士爲縣令浮沈百里間且將十年所至輒舉其職去則人皆思之所見諸行事皆其求之往古者也余曩過涇縣始識戾亭商榷文字更僕不倦及其換縣留國而司訓沈君小宛頗以書來譽君不已遂時以歌詩相爲往復挹其意趣爲之心折今得徧觀所製繇其大體華而不浮博而有要君家江西之安福而少游於巴蜀長而偕計者再過燕齊吳越固已經行萬里環轉數州山川殊形閭閻異俗鬱蒼茫之奇氣發周覽之深情而素所蓄積者亦大抵具是矣夫宜

古者不便於今好學者恒廢其事此迂拙之足厭闊疏
之難謀也則當通之以時變課之以實效然至其流極
入於荒蕪今以侯亭之才能又準乎學問故循繩墨而
不佻勞案牘而不煩溢弦歌之聲成清靜之治則文筆
之茂卽知塗軌之同矣嘗謂小苑沈酣載籍而微不合
時務竊以爲教士也宜侯亭自內及外兼綜並習知其
於治民也宜乃侯亭之詩之宏麗奧衍固不讓於小苑
而操縱闡闢才餘於事又小宛之所不及也是積之者
既久而施之者踴大甯國之邑僻小無事侯亭尚浮沈
其閒安得不爲斯世惜之也道光十一年三月

防海輯要序

爰自三代以迄宋元其海外遠國侵陵中土者未之有聞是以廟堂不傳其謀史冊不載於紀迨及明代始有倭患先後終始且百餘年而後籌海之編防海之記相繼有作然倭之爲患皆內地奸民導之使來意在劫奪未有遠謀其舟楫器械與中國相等驅之可去誘之可獲茲英圭黎之來其處心積慮已久其舟航甚堅其帆檣甚捷其火器甚烈其計謀尤深狡而難測洵乎勁寇未易旦夕除也守吾之要害治吾之軍實嚴防禦之法練攻戰之具是宜求之故籍明於一心此俞子同甫防海輯要之書所爲作也余得而讀之體例既密斷制復

精可謂約矣備矣用之得其人人得盡其用則患禍不足平也用之不得其人得不盡其用則託諸空言而已矣又有今日之急務而書不能盡者請得而陳之東南數郡地陝賦重民無恆產十居六七不知禮義圖利其身平時猶輕犯法遇變從而生心不必寇爲之招卽已遙相應結徒就目前之利詎顧異日之患則彼之所藉者近海土著之人我之所特者西北遠調之卒易主客之勢異水陸之用以致兵連禍結積有歲月莫得端倪但求數百循吏布滿宇內綏僅科而勤撫字先教養而後刑罰使孝弟忠信之脩無救死不贍之懼民心既堅邊圉自固然後申其號令厲我甲兵作其先聲見其

後實則彼越數萬里之重洋入不常至之內地且無所
施其運用又安敢肆其憑陵蓋法令之流弊惟經術足
以救之聖人所以聞俎豆之事而不言軍旅斯可爲萬
世之程者也聊以同甫之書而暢言及此如以當危難
之際爲迂闊之談又安得而辭其咎哉同甫籍隸北平
生長粵東官吾鄉者數載曩行海運曾與其事故其爲
書能得要領匪僅有益於今茲可以垂之於久遠也道
光二十一年八月長洲宋翔鳳記

宦海漫公亭

揚子榕村治藍山三載政通人和無過而罷官余以書
慰之遂哀其官中所作爲宦海漫吟寄示真竟掩卷而
嘆曰古人以名宦爲海以望洋無際波濤易驚也然其
進官則猶近斯有洲渚可泊島嶼可依惟縣令一官民
人社稷之所寄若乖互輻而涉洪濤豈歸重疊封條密
煩苦挂片席而當颶風閭閻之窺伺胥吏之把持過客
之口語上官之愛憎若魚龍百族變怪萬狀所恃資忠
信忠信有時而窮所定者趨向趨向有時而眩周遭險
難天日無色身心性命不能自主是之謂海有道者畏
焉今揚子脫波濤之中免沈淪之患彼固得之不足喜

失之不足憂然情之所託不能忘也事之已過又當識也各有所自得遂成其誦歌是不可以不存也知其將歸乃爲論定而陳其說云道光廿五年四月